

皖南花鼓戏

第102

色 荷 綉

权 学 良 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皖南花鼓戲”是皖南宣城、寧國、廣德、郎溪等縣流行較廣、被廣大群眾所喜愛的地方戲。

據說太平天國時，曾國藩在皖南一帶與太平軍血戰，百姓被清軍屠殺甚眾。戰後到處人煙稀少，因而由鄰省移民過來的很多。“皖南花鼓戲”就是由湖北移民帶來的“湖北花鼓戲”和河南移民帶來的河南“地花鼓”（又名“地燈子”）為基礎，後來又受了徽劇、廬劇、越劇、黃梅戲等兄弟劇種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新劇種，可說是一個青年的劇種。

花鼓戲的劇目分兩種：一種是本子戲。這些本子戲，多半是與其它兄弟劇種所具有的本子戲差不多。一種是花腔小戲。這些戲是表現一些生活片段，大都取材於民間傳說和民間故事，形式活

潑，曲調优美(曲調多半取之于民間的民謠、山歌、小調)，如“綉荷包”就是这类的花腔戲。劇中的曲調，也都是由湖北的民謠中变化而來的。

“綉荷包”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生活的小戲。書生周良成，去找他的爱人朱幺姑綉荷包，通过綉荷包，刻划出一对情人真挚的爱情生活。該劇詞句优美，充滿了民間的色彩。劇中并穿插一个風趣的老貨郎，使劇情更为生动活潑。

为了使讀者熟悉这个劇种起見，特作了这些簡單的介紹。

綉 荷 包

〔皖南花鼓戲〕

人物：周良成 書生。十八九歲。

朱幺姑 周良成的情人。十六七歲。

毛老漢 貨郎。五十多歲。

〔周良成上〕

周良成：（唱“麻城調”）

小生周良成，
清早出家門，
去到南學攻書文。（重句）
快步往前行，
心有一事情，
順便叫幺妹綉花文。（重句）
走过一庄村，

來到幺妹門，
媽媽在家我不敢進門。(重句)
昨晚在家中，
偷寫信一封，
丟下書信妹知情。(重句)(丟書信)
書信丟下了，
便向南學跑，
單等放學來討荷包。(重句)

〔周長成下〕

〔宋幺姑上〕

宋幺姑：(唱“麻城調”)

清早爬起來，
拔拔紅綉鞋，
彎腰拾起書信來。(重句)(拾書信)
打開書信瞧，(看信)
情哥太胡鬧，
年年問我要荷包。(重句)
你要荷包帶，
就該親自來，
不該丟下書信來。(重句)(找样本)

打開样本尋，
絨綫无半根，
这个荷包綉不成。(重句)
將身小房進，
拿出錢几文，(拿錢)
为買絨綫出家門。(重句)
迈步到前村，
行人乱紛紛，
就是缺少買賣人。(重句)
前村到后村，
左村到右村，
沒听貨郎搖鼓声。(重句)
往日貨郎多，
今日貨郎少，
賣貨的郎儿死絕了。(重句)
走遍各庄村，
回到自家門，
等候貨郎到來臨。(重句)

〔宋么姑下〕

〔毛老漢上〕

毛老漢：（唱“麻城調”）

老漢本姓毛，
家住毛家橋，
自幼拜師把鼓搖。（重句）
老漢命好苦，
七歲死了母，
自幼拜師搖大鼓。（重句）
迈步往前行，
來到一庄村，
大喊三聲賣花文。（重句）
貨郎把鼓搖，……（搖鼓）

〔宋幺姑上〕

宋幺姑：采！采！采！（走三步上，配三記小鑼）

（接唱）么妹把手招，

叫聲貨郎莫走了。（重句）

毛老漢：你那不是幺姑嗎？

宋幺姑：你那不是毛家“搭救爹”嗎？

毛老漢：你怎么喊我毛家大舅爹，我老漢哪來的
這門親呀？

宋幺姑：不是的，我听我媽說過，在我小的时候跟

我媽在河邊洗衣裳，不小心掉下水去了，
是你將我搭救上來，媽就叫我喊你“搭救
爹”。

毛老漢：啊！搭救爹，大舅爹，……嗯！音同字不
同。啊！幺姑，你要買什么东西？

宋幺姑：我要買綫。

毛老漢：要綫？好！（開箱子）要些什么顏色？

宋幺姑：我要些紅紅綠綠青。

毛老漢：怎么？五荒六月還要打春？

宋幺姑：不是的！紅紅綠綠青。

毛老漢：啊！紅紅綠綠青，一樣要幾條？

宋幺姑：一樣要五條，五條黃的。

毛老漢：怎么長的？哎呀！对不起！我的綫都是一
樣長的。

宋幺姑：不是的！五條黃的！

毛老漢：啊！五條黃的。（抽綫給幺姑）還要什么顏色的？

宋幺姑：五條綠的。

毛老漢：怎么？五條細的。這就是頂細的了。

宋幺姑：不是的！五條綠的。

毛老漢：啊！五条綠的。（又抽綫給幺姑）還要什麼顏色的？

宋幺姑：五条青的。

毛老漢：哎！我賣綫不賣新的，難道說還賣舊的不成？

宋幺姑：这个老头儿真会打趣，五条青的！

毛老漢：啊！五条青的。（抽綫給幺姑）

宋幺姑：五条藍的。

毛老漢：哎！做買賣嘛，誰給你搞的玩的！

宋幺姑：（大声地）五条藍的！

毛老漢：啊！五条藍的。（抽綫給幺姑）

宋幺姑：還要五条火紅。

毛老漢：不賣了！不賣了！（將箱子蓋上）

宋幺姑：怎么不賣了？

毛老漢：我賣貨郎哪有小虫賣！你要五条小虫？

宋幺姑：大爹！你什麼貨都帶來了，可是少帶一樣。

毛老漢：少帶什麼東西？

宋幺姑：少帶耳朵來，盡跟人打岔。

毛老漢：（旁白）這幺姑買綫綉什麼東西，送把什麼

人的，這些我早知道了，你看她急的那個樣子，她越急，我越不急。（對幺姑）

（念）老漢年紀大，
今年五十八，
不是我愛打岔，
耳聾眼又花。

別急！別急！你要買什麼顏色的？

宋幺姑：（大聲地）五條火紅！

毛老漢：啊！知道了！你要五條火紅。（抽綫給幺姑）
還要什麼東西？

宋幺姑：還要一箇針。

毛老漢：我不賣針。

宋幺姑：怎麼不賣針？

毛老漢：五荒六月賣了針，貨郎子要發瘟。

宋幺姑：大爹！你賣給旁人發瘟，賣把我幺姑就不發瘟。

毛老漢：嘿！這幺姑真會說話，賣把她就不發瘟。
好！我拿針你看。（拿針給幺姑看）

宋幺姑：喲！你這針太大了。

毛老漢：不大！不大！大針我在屋裡抵了門啦。

宋玄姑：我要綉花針，要小的。

毛老漢：小的我有。（拿針給玄姑）玄姑！我們來算賬吧！

宋玄姑：好！我們來算賬，（進內取算盤又上）我報你算。（毛老漢接算盤）

毛老漢：好！

宋玄姑：五个錢黃的，五个錢綠的，五个錢……
（越報越快）

毛老漢：（算不及，將算盤搖了搖）好了！好了！

宋玄姑：多少呀？

毛老漢：滿滿一算盤。

宋玄姑：滿滿一算盤是多少呀？

毛老漢：哎呀！玄姑！不中呀！我的算盤是天陰學的，你太報快了，我算不出來，我們二人來默算吧。

宋玄姑：好！我們來默算。

毛老漢：（同時旁白）五五二十五，一个錢的針，二十
宋玄姑：六个錢，我就說二十^八_四个錢。

毛老漢：玄姑！剛好二十八个錢。

宋玄姑：（有意地开玩笑）剛好二十四個錢。

毛老漢：正算也該二十六个錢。

宋幺姑：那你怎么說二十八个錢呢？

毛老漢：我是試試你这幺姑可識數的。二十六个錢，你把錢！

宋幺姑：大爹！我沒得錢。

毛老漢：沒得錢我不賒賬。

宋幺姑：沒得錢我把米。

毛老漢：好！把米也行。

宋幺姑：我去量米，（進內量米又上）倒在哪里呀？

毛老漢：倒在箱子里。（幺姑故意將米潑一些在地上喚鷄子吃）这幺姑真調皮，她把米潑在地下喚她的鷄子吃了喇！

（唱“麻城調”）

你花綫抽的多，

我要問下着，

綉的荷包送把哪个？（重句）

宋幺姑：（唱）大爹太羅嗦，

將錢買你貨，

管我荷包送哪个！（重句）

毛老漢：（唱）打擾三打擾，

打擾三打擾，
打擾幺姑這一遭。(重句)

宋幺姑：(唱)有慢三有慢，
有慢三有慢，
有慢大爹轉回還。(重句)

[毛老漢下]

宋幺姑：(唱“賣梔子花調”●)
貨郎翻了山，
幺姑把門关，
轉到房中綉牡丹。(重句)
鑰匙响叮咣，
打开苏合箱，
手拿灯紅紙一張。(重句)(拿紙)
拿出紙一張，
剪一个荷包样，(剪紙)
但不知剪的象不象！(重句)
样儿來剪成，
急忙穿花針，
十指尖尖綉花文！(重句)(穿針綉花)

● “賣梔子花調”与“十綉調”唱时均有花腔，見后附曲譜。

(唱“十綉調”)

一綉春三月，
桃紅李花白，
綉一个英台和山伯。
二綉荷花香，
七姐下天堂，
槐楊做媒配董郎。
三綉菊花黃，
黃花照粉牆，
綉一个張生戲紅娘。
四綉一枝梅，
喜鵲成双对，
牛郎織女鵲桥会。

(轉“麻城調”)

左綉一条龍，
右綉一只鳳，
情郎哥綉只在当中。(重句)
荷包來綉齐，
搓一根荷包系，
搓一根系子來絆起。(重句)(搓綉)

系子忙絆起，
放在样包里，
等着情郎哥來拿去。(重句)
〔宋幺姑下。周良成接上〕

周良成：(唱“麻城調”)

今日坐南学，
心急似火燒，
只盼先生放学早。(重句)
太陽过了河，
先生放了学，
滿堂的学生笑呵呵。(重句)
走了一里多，
两脚似穿梭，
幺妹可把我荷包做？(重句)
左边一棵桃，
右边一棵梨，
轉弯抹角到幺妹家里。(重句)
門前身站定，
口喊二三声，
叫声幺妹快开門。(重句)

〔狗叫声，宋幺姑上〕

宋幺姑：（唱“麻城調”）

忽听黃狗叫，
急忙往外跑，
想必是情郎哥他來了。（重句）
手拿青竹棍，
單打狗畜生，
生人不咬咬熟人。（重句）
用手抓把草，
黃狗你臥倒，
情郎哥來了你莫咬。（重句）
迈步往前行，
打开两扇門，
果然是情郎哥他來臨。（重句）

請！

周良成：請！

〔二人進門〕

周良成：（唱）進門作个揖，
恭喜又賀喜，
恭喜幺妹在屋里。（重句）

宋幺姑：（唱）一礼还一礼，
二礼还二礼，
恭喜情郎哥在学里。（重句）
椅子拖一拖，
情郎你请坐，
我倒茶来给你喝。（重句）

周良成：（唱）幺妹你坐下，
我今不喝茶，
怕的是邻舍讲闲话。（重句）

宋幺姑：（唱）邻舍讲闲话，
我有话答他，
哪一个来客不喝茶。（重句）
忙往厨房转，
举目四下观，
找不到茶盘用手端。（重句）（递茶与良成）

周良成：（唱）双手接杯茶，
一口来饮下，（将茶杯交还幺姑）

宋幺姑：（接唱）妹接茶杯来放下。（重句）（幺姑接茶杯放下）